在山顶喝粥

王太生

秋天,我和老刘哥访山,车子开到半山腰上,折一个弯,往一个叫柿木肽的村子去。这是皖南群山深处的一个僻静地。秋山明净,视野开阔,快接近山顶,有七八间房子依地势而筑,都是一半筑在山体上,一半悬在半空中。

老刘哥说,这地方容易出大片,于是便停了车,拎上相机,脚步七高八低地进了这户人家。

原来是一处山中民居,里面住着几个人,我们爬上这户人家的平台上赏远景。啧!远处是山,左边是山,右边是山,那些半山腰上,鸡鸣狗吠,都有村落。四面的山,合围成一个大峡谷。

站在这平台看风景,感觉真好,关键是这二层小楼之下,依着的山体并不陡峭,有很大一片缓坡,我就想到,农人住在这个地方,荷锄可以种玉米,或其它一些谷物,春夏季,人在坡上干活,遇雷雨,也不危险,并不急着回家,在山坡上,听雷声,看闪电,特别是那雷声,闷的,在山谷间大铁板上滚过,有巨大回音。

我喜欢房子下面的那片山坡,关键是坡地离房子很近,我如果是在地里种庄稼,下雨时,很方便地就溜回屋里。若逢是明月之夜,月亮从山的缺口升起,爬到中天,满山坡都是亮堂堂的。还有一点,这里并不封闭,对面就是一片大的谷地,思考时,可以坐到山坡的一块大石上,看远处,抽烟。兴奋时,也不打电话,朝左村冯老三喊几声,又冲右村的孙老五吼几嗓子:老三、老五,晚上过来喝酒哦!声音若顺风,会被传得很远,也不知对方听不听得到?

几间半山之上,快接近山顶的房子,还有一个特点,可以坐在窗口,依栏观赏贡菊。秋季,这里满山遍野长满贡菊,那些小黄花,把山坡、山色,涂得很美。贡菊有淡淡的药香,人眯着眼,坐在坡上,看老宅粉墙黛瓦与花色相映成趣。

这些人从北京、上海、香港等大城市而来,他们在这儿一住十几天,整天拎个相机出去走走,好半天才回来,然后坐在窗口赏景。他们很少说话,遇到了也是礼貌地点一点头。

我们在房顶被西风灌个通体凉,就跟房东买早餐。房东说,还好,大铁锅里有粥,笼里有馒头,你们先吃,不够,自己去盛。

山顶上的这碗粥,是用泉水煮的吧?粥的底色与山景的风格,相宜相配。我对桌上一碟剁红山椒感兴趣,那是山上人自己种的辣椒,剁碎了,放在窗外的竹杆上晒秋,晒干了,用油炒了,给客人佐餐,又辣又鲜。

粥,这个东西很养人,尤其是白米粥。苏东坡有书帖:“夜饥甚,吴子野劝食白粥,云能推陈致新,利膈益胃。粥既快美,粥后一觉,妙不可言。”我们小时候,就咸菜、萝卜干,喝粥,感觉也很不错。在山顶喝粥,有远离尘嚣,回归本真的意思。粥,在一口柴火大铁锅里咕噜翻滚,文火慢熬。平静后,清亮得很够照见人影,一碗粥,一碟小菜,让心绪平静。

柿木肽,这个地方我不曾看到柿子,也不曾看到贡菊,大概是收割了。看到几个中年男人,他们不慌不忙,不疾不徐在山上生活,静默沉吟,或吹风聊天。

在山民眼里,这几个中年男人,每天房费百十元,管三顿粗茶淡饭,是几个奇怪的富人,他们背着相机在山中转悠,在房间里写字画画,休身养性,不在城里吃大鱼大肉,却在山顶吃茶喝粥。

影像年代,视频直播私人生活。无独有偶,我在手机里,看到有个人直播他在白云深处吃饭喝粥。那个人的屋子门前亦有一块平台,他用一口铁锅土灶,倒油炒菜,山里的辣椒红得艳丽,果蔬绿得可爱,一个人,摆一只小方桌,就这样天荒地老地坐那儿吃,远处是起伏的峰峦,山谷间云雾缭绕,脚下是三三两两的村落。

有一位住在他那儿的城里人,肚子饿了,想喝粥。那个人扛上锄头,让客人拎上竹篮,跟在后面走,左手一把青椒,右手几根茄子,再揪一把花生,便不慌不忙地生火煮粥。他在直播中,烤了一盘溪鱼,撩拨我们这些生活在城里的人:来吧,来山里吃饭喝粥。

他做了一桌菜,一个人吃,喝新米熬的粥。吃肉饱胀,喝粥让人肠胃舒服,肉浊而粥清。

在山顶上喝粥,入乡随俗。没有太多排场,也没有多少讲究,安静下来,缠绵几口清粥,却是至简的生活。

不提繁弦

许冬林

慢慢心懒。慢慢,就不喜了那些急管繁弦的浓烈与热闹。

多年前陪孩子看电视剧《西游记》,看到孙悟空重回三星洞,寻找师父菩提祖师的情景。一别再回来,眼前已是人去楼空,蛛网破败飘荡在风中。孙悟空一句又一句“师父”地呼喊着,只是不复见人面。那一刻,我泪湿,因为成年人会明了:聚之后,是长久的离散。

孙悟空寻师父不见的悲伤,想来孩子那时也未必能懂。这样的悲伤,戏里也没有急管繁弦地去用力表现,只有悠扬的萧管之音,衬着悟空含泪的双眼。这样的表现手法,有余音绕梁之效。这也是中年人的手法。避免锣鼓喧天,避免直面相对,往往能以一胜百。

从前,似乎是喜欢急管繁弦的浓烈。喜欢有浓度的生活。一瓢子舀下去,捞上来的是密密匝匝的欢歌笑语。还记得读小学时,数学老师为了激励我们挑战有难度的课外数学题,许诺大家做完了题他便给我们讲一段《西游记》。他说,孙悟空当初拜师要学长生之术,师父愠怒,用戒尺在他头上敲了三下,聪明如悟空,当下便明白须三更半夜再去拜师。果然师父在等他,自此传他七十二变的本领。

我们那时攻数学题也如学七十二般变化,又兼后面会听到嘭嘭嘭打妖怪的故事,别提多欢了。那时,也多想做孙悟空。铙呀钹呀琵琶呀,日子响亮。看我降妖除魔,看我七十二变,看我打打杀杀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看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大约也是一种繁弦急管的人生。而数学老师似乎也没讲过有一天孙悟空闯了祸,推倒人参树,再转身千里寻师而不见的情节。现在想,即使老师说了,我那时也未必上心。

心恋着高处的繁弦,哪里听得见低处的悠扬。有一年夏日,在朋友家听她女儿弹古筝曲《林冲夜奔》,像有一万匹马在夜色里奔突。我知道,那些稠密的音符,是一个末路英雄,是一个中年人,心里长出了一万匹马,长出了四万只脚步,在狂奔,狂奔……恍惚间,耳边眼前,仿佛簌簌飞着雪。这样的曲子,听了令人胆寒。我实在害怕人间的脚步走成大弦小弦嘈嘈切切续续弹的局面。同样是古筝曲,我更愿意听《美女思乡》,一弦一柱,轻拢慢捻,说说停停,说那芳草有涯而故乡情无涯。

年轻时,也许有这样的豪迈和胆气:“店家,上一盘大肉,来一壶烈酒,另外,再来一曲《林冲夜奔》!”如今,害怕热闹欢聚的场面,害怕浓酽不化的情意,害怕姹紫嫣红、花开到盛,害怕……害怕急管繁弦的奢华与隆重,也害怕自己哭泣。

愿意把泪水细细地磨,磨成迷离的水汽,让它弥散,弥散成咸湿的空气,弥散成一个人的雨季。诗人舒婷在《神女峰》里写: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其实,大街上那么多沉默的中年人,是宁愿站成一块孤独的石头,也不要松开自己,去一哭。

不能决堤。我们在日夜给自己加固堤防。我们看管自己,像看管一个黑暗的贼。多少年后,你才发现自己不是孙悟空。你穿越那么多江湖,一日日明白,十八般武器的沉重。

那菩提祖师到底身在哪里呢?想必在万人丛中,含泪隐忍,徘徊顾眺。他隐身在断墙破瓦之后,借一段荒芜,躲掉了人间这一场场炽热短暂的堵面重逢。是不忍见啊!我的悟空。

徐家湾的翠梨

彭伟

城东二十五里,相其地:两河曲抱,一湾流水,可耕可读,遂划地结庐,引流泉,种桑麻,桃李茂密,桐竹成阴……

上文出自《如皋徐氏家乘》中的一篇人物传记,作者是大画家董其昌。文中所述世外桃源的地方正是皋东陈徐家湾。数百年,勤劳的徐家湾人,不仅种植桃李,而且新辟梨园。就在前些年,徐家湾大面积地莳种梨树、二月兰,收获青梨。

近年入春,风自东来,花开人间。约在三四月,我爱去徐家湾踏春。百亩良田,一望无垠。梨花相伴,朵朵洁白,片片清雅,点缀枝桠,仿佛吉野的樱花。二月兰成群,根根紫金,瓣瓣秀美,布满田野,仿佛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薄暮时分,红霞、棕树、白花、绿叶、紫兰、青枝,以天地背景为画布,用阳光明暗来调色,绘就一幅迷人的印象派油画。野鸟唱晚,徐风拂树,白花飘入二月兰中,仿佛雪片融入紫海。异域风情,田园风光,人如入梦。

美梦过后,还有美食。进入七月,酷暑难耐,花谢果熟正当时。徐家湾的梨,属于新品种——青皮翠梨。如皋乡间旧时种的土梨,体型不佳,常常分为两段,上小下大,都不规则,有些像歪头的人,因此俗名斜梨。斜梨为暗黄色,果肉粗甜。翠梨皮薄,全副绿装,身材匀称,肉美汁甜。说到底,翠梨的美,不仅美在外表、名字——翠梨清爽的果皮,而且更美在另一个脆字上,入嘴轻轻一嚼,全无斜梨的渣感,倒是清脆入口,颇为诱人。

往年,我总要托人去徐家湾买上七八斤。今年,翠梨越卖越好,连我家附近的水果摊上,也有出售。我吃翠梨,还有心得。高温下的翠梨,直接去皮开吃,含有热气,甜而不爽。于是,我习惯将翠梨放于冰箱恒温柜中。中午吃饭前,取出一个翠梨。三四分钟内,青皮外已渐渐渗出水珠,与人出汗散热相反,翠梨正在回温。饭后“甜点”正是翠梨。果肉入口,不至于冰寒有损脾胃,但又有些凉气,甜而不腻。风卷残云,一个翠梨,我可瞬间入肚。

昔日大家都不富裕,大人们或孩子们总想吃独食,便会说“分梨”就是“分离”,因此梨不可分。幸运的是,如今的人,无需担忧分梨,甚至可以享受到“梨包有滋味”了。

此刻的静寂 郑靖平/摄

中年之秋感怀

马亚伟

天高云淡,草木葳蕤,瓜果溢香,早晚的风里有了丝丝凉意,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秋天总是如约而来,每年都像一位忠诚守时的老友,默默地等你在季节的路口。今年的秋天,似乎还是去年的模样,可是人在岁月的年轮中又老了一岁。岁岁秋来,人在季节的轮回中总是有些恍惚,觉得时光仿佛大磨盘一般,我们推着它一圈又一圈。

人到中年,对秋天的感觉有些复杂,难免会心生一些感慨。这大概是秋天赐予我们的特殊礼物吧,种种况味里有中年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绪。我一向觉得,这个季节与中年人最合拍。秋天是属于中年人的,中年的属性是秋天。中年之秋,是丰饶美丽的,是繁华富足的,是热闹喜庆的。但同时,中年之秋又带有一丝的感伤。中年的我们,经历更加丰富,思想更加成熟,人生的阅历给我们的思维打上了深刻复杂的烙印,让我们无法再简单纯粹地享受秋天的赐予,而是平添了许多秋天衍生出来的思绪。

春华秋实,我们感慨从春到秋仿佛只是一个转身的距离。明明刚才还是春风温煦,转眼间已经是秋风飒爽;明明刚才还是蝴蝶在花间舞动,转眼间已经是北雁南飞;明明刚才还是春花烂漫,转眼间已经硕果累累……总感觉秋天来得猝不及防。并不是我们不渴望秋天,而是对抓不住的流光的一种恐惧,或者说是中年人对年华逝去的一种伤感。季节之秋,到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而人生之秋,是否如我们所愿,也能享受到春华秋实的充实与幸福?季节可以来一场完美演出,奉献出最精彩的篇章。而人生的缺憾无处不在,中年之秋,总觉得有那么多不完满。

另外,繁华之后是寥落,这是季节的规律,秋天之后自然要迎来凋零之冬。秋天相当于攀登到了高山之巅,上坡路已经走完了,下坡路就要开始了。人生的下半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在前方。每每想到繁华凋落、盛宴散场,心中总有些伤怀。生命的规律,我们无法回避,人生之秋,需要我们面对的还有很多。

不过,所有的感喟与伤怀,都不过是中年人的一种情感倾诉,也是暂时的。无需过多思虑,秋天的主旋律依旧是昂扬而令人振奋的。金秋如诗,这个季节有迷人的气韵,有丰厚的底蕴,有开阔的境界。

记得少年时期,秋天对我来说只有欣喜。满世界都是甜美的果实,秋天就是一个大大的美食天堂。那时候我总是迎着秋天的风,狂奔在田野中。成熟的苹果高挂在枝条,庄稼地也变得金灿灿的,里面藏着享用不尽的美味。如今,我早已人到中年,不再有迎风狂奔的热情了。我依旧喜欢走入秋天的田野,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让无边的秋色淹没我,我宁愿在其中做一只沉默的秋虫,默默感知秋的博大深远、馨香迷人的气息。我与一株玉米对话,跟一棵苹果树谈心,同满坡的野花深情对望;我深深地呼吸果实的香气,深深地感受丰收的喜悦……秋天如此绚烂多姿,如此繁华盛大,如此厚重深沉!

辛弃疾词中写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每个年龄阶段,对于事物的感知是不同的。对季节的感知,每个年龄阶段也有所不同。中年之秋,虽是千般滋味在心头,却依旧是人生华章!

江苏省职工诗歌大赛作品选登

指导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诗刊》
主办单位:江苏工人报社

高压线上女电工

李治杰

800米高空,她走着,不停地走着
踩着高压线的脚步
这样轻灵,脚印沾满青春的印记

七月,她穿过太阳的火焰
扑向800米高空走线作业的劳动
汗水串成一枝胸花
斜插在青春的衣襟前,默默无语
她的欢乐,是高压线里的秘密
漫漫黑夜,光明握在她的手心里

多么美啊……空中女行者
脚步声声,追着高压线
风中,七彩云朵卷起她飘摇的影子

摔成八瓣的汗珠,空中开花
青春流成溪水
洗去懵懂,洗去苦涩,洗去稚气
修炼出火眼金睛,盯住远处的电塔
向前方的高压线踏出脚尖

脚下电流,奔向村庄和城市
她就是女神
高压线上,身材娇小的女电工
在瓦蓝的天空,绽放青春的芬芳
黑眼睛闪烁着灯光的美丽
活得低于尘埃,才会
将一身蛮力转化成勇气
继而向高处攀爬

钢筋水泥与混凝土
筑起生活的高度。而封顶
则像往脚下垫一块石头

又名塔式起重机,意味着它
还是一杆秤。但不知量程
是由胆识、技术,还是图纸决定

俯瞰高楼大厦并不妨碍
收工后被囚于其中某间格子
房奴的刺青,如千钧重负

在塔吊上,日出和日落

塔吊之上(外一首)

袁伟

都比平地更为壮阔。一早一迟
间隔着生命美学的时差

铁匠

一锤接一锤地砸
内心的不平处,在砧子上
变成坦途。老年斑
则随着碳素一同脱落

风箱吹送仙气
赋予熔炉以重生之能
耕种炊烟的农具
在水与火之间完成轮回

选某个赶集日摆摊
阳光将铁青色濯洗一遍
被规训了的气力
让生活变得更有韧性

血汗喂养的老茧子
为铁匠赢得巧手之名。他
可以满足各种定制要求
却不能为自己锻造一条腿

残肢并不会影响
劳动闪耀出智慧之光
火星迸溅,在
小作坊中如焰火般绽放

随园 SUIYUAN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信箱 jsgrb_liu@163.com

炉工老李

汪洋

别人酣睡的时候
铸造车间的工人才开始上班
午夜开炉不是因为安静
而是这个点,电费最便宜

炉工老李,在这里已干了三十多年
他太了解这些五花八门的废钢了
“在熔炉里,没有一块钢是倔强的。”
一堆坚硬的钢块进入熔炉
最后流出水一样的太阳

注模开始了,四溅的火花像焰火起舞
又像无数条火蛇,死死缠住
防护面罩下,老李那脸红得夸张的脸
其实,没有人脸上的沟壑比老李还要纵横
劳碌之后,那是一条条汗水的河道

钢水浇进铸模多像火热的生活刚刚开始
但老李知道,力量的形成都是在冷却之后
那凹凸不平的铸件表面
还得经过一番机械打磨
还要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叫喊

但那是另外一个车间的事
现在天亮了,轮到老李下班,他戴上墨镜
在白天,他对所有的光都过敏
再干一年,老李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晨风吹着他,像吹着一台微微佝偻的炉子
炉温摄氏36.5度

煤矿工匠

贾兴沛

专注的眼神是八百米井下执着的阳光
温暖着每一张图纸和图纸上的每一个数字
照亮每一米延伸的巷道
照亮煤海的每一朵浪花

岁月的皱纹填满煤的呼吸
熟稔的技能对疑难杂症望闻问切
开出的每一张处方
洞穿岩层亿万年坚硬的黑暗

综掘机、锚杆机、割煤机
以及森林一样的高大支架
被你驯服得没有了脾气
大倾角采煤的难题被你发明的
一个器具破解了迷局

巷道的风,吹着你沾满煤灰的面庞
皮带输送机上欢快的煤流
传递着你结满茧子的手温
徒弟的微笑,传承着你高超的技艺
你用平凡的细节
扮亮矿山的春花秋月